

儿时的取暖神器

文/傅岭

中国天气网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,我市气温将狂降。这么冷的天,北方人家有暖气,我们江南人用什么取暖呢?如今网上售卖各式各样的取暖神器。自发热的内衣内裤,穿上了就暖烘烘的。暖足鞋垫,把它放入鞋内,3秒即可发热至恒定45℃的温度,并且连续保持10小时。可充电的发热袜子,穿上它再冷的冬夜里也能温暖入眠。可充电的发热围巾,多档温控可以应对不同的室外温度,保暖时间长达数小时。还有小太阳、暖宝宝、防爆充电热水袋等等。

今年,我也时髦起来了,穿起了自发热的内衣内裤,用上了防爆充电热水袋。家里开着空调,看电视的时候,还在身边放置一个“小太阳”,手里捧一个“暖宝宝”。可是我总忘不了儿时除了晒太阳和斗鸡、跳绳、踢毽子等各种各样的游戏外,用过的取暖神器火盆、手炉、脚炉、汤婆子、盐水瓶等等。

老家在东乡大港。小时候冬天特别冷,小河里常常结着厚厚的冰,人可以在上面走。下雪天,屋檐上挂着长长的冰铃铛。那时候,农村生活十分艰苦,寒冬腊月,也就穿一身土布的棉袄、棉裤,一双棉鞋。两只自家做的棉手套,用一根绳子系在一起,挂在胸前。取暖用的是陶制火盆、铜质脚炉、盐水瓶,也有的人家用汤婆子。火盆直径有五六十厘米,装满着糠或麦苕,点着后放在屋内。它虽然没有明火,但在了一层浅白色的草灰下面,储存着火红的烈焰,慢慢散发出热量。围着火盆而坐,自然感到丝丝温暖。铜脚炉、手炉和火盆一样,也是用着糠或麦苕做燃料。不同的是不直接点燃,而是从大灶的灶膛里取烧饭后的余烬,覆盖在着糠或麦苕上面,然后再盖上有许多洞眼的炉盖,用于暖手暖脚,也可在睡觉前放到被窝里烘暖被窝。手炉用于捧在手上取暖,最小的手炉可以放在袖笼

里取暖。汤婆子灌满了滚开的水,放在被窝里,可以一直暖到天亮。

最难忘的是,睡觉前奶奶烧好晚饭,就用灶膛里的火灰,把脚炉弄得滚烫滚烫,放在被窝里。我睡觉的时候,被窝里暖暖的,一点儿也不冷。早晨起床,奶奶用脚炉把那棉袄棉裤烘热了,才给我穿上。

至今我还珍藏着祖传的一个铜脚炉、一个手炉和一个汤婆子。我一直视若珍宝。几次搬家都没有舍得丢弃。闲时想老家了,我就拿出来把玩。也不知用了多少代、多少年了,稍稍擦拭,还是那么锃亮。它们曾经给了我冬日的温暖,陪伴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严寒的冬天,也见证了过去生活的艰苦。留着它,多了一分念想,添了一分乡愁,也让后代永远记住那个艰苦的年代,努力创造幸福的生活。

修脚记

文/马承龙

妻子左脚中间两个脚趾畸形,右脚大脚趾甲往肉里长,长时间不修,易患甲沟炎,一般是一个月修一次。这几年因帕金森病严重,致双手抖动双腿僵硬,只好坐在轮椅车上由我推着她到修脚店。

我家附近大街小巷边有多家修脚店,她舍近求远,挑离家较远的马氏修脚店。修脚的质量好是妻子挑选的主要原因,我亲眼看到小马把她的脚放在垫有一块白布的膝盖上,紧紧搂抱在怀里,眼睛离脚很近,左手抓住脚趾,右手握住修刀,一刀一刀精雕细琢。即使是戴口罩,难闻的臭脚丫味也直往鼻孔里钻。妻子的脚小趾甲也小,小脚趾甲只有米粒那么大,大脚趾甲也超过南瓜籽的面积。

我开始以为趾甲小费工夫少,“小马呀,你如果多遇到一些这样的小脚就好了!”没想到小马却说:“马叔呀,你猜错了,像王阿姨这样小的脚趾甲特别难修,必须格外小心,因为太小看不清楚,稍微不注意,刀子就会碰到肉上。”

小马客气地给我泡了一杯茶,直到茶水冷了,我还没喝一口。小马看出端倪,解释并劝说:“脚趾甲已经在兑有消毒液的热水中泡软了,刻下来的碎片已经被布掩盖和包住,不会蹦到茶杯里面,你尽管喝!”

修脚结束后,小马把手机号码给了我们,说既方便预约进店,又方便约她上门。没想到这个手机号码后来还真的起了大作用。妻子从2023年春节后住院,一直住到8月24日去世,在这期间躺在病床上修了几次脚,全是打电话请小马到病房里来修的。

星期天早上天下着毛毛细雨,我给小马打电话,让我儿子开车去接她。她叫我不麻烦,说她自有办法准时赶到病房。九点钟未到,小马出现在妻子的床前。我问她是怎么来的,她说她老公开车送的。听她这么说,我更加清楚了,妻子之所以钟爱马氏店,包括现在住在医院里还是要请小马,看中的不仅是小马的技术,更看中的是小马的人品好。费用小马不肯多收,仍然和在店里修脚的价格一样。

第二次修脚是妻子住在ICU病房。ICU病房规定每天下午三点半至四点允许病人亲属进入一个人探视。很巧这天是星期天,又是心地善良同情病患的康阿姨值班,让我儿媳领着小马一同进入了病房。我在病房外的家属接待室等待,约20分钟小马出来了,见到我就含着泪水说:“王阿姨这次病情不轻哎,见她被疾病折磨的样子,心里十分难受。祝她早日康复!她习惯一个月修脚一次,我如她所愿,一个月来医院一次。”

费用小马坚决不肯收,并立即往电梯间跑,边跑边说:“王阿姨住院很长时间了,没能来看望很感歉意,这点钱就算是买东西给她吃的!”这钱本该是小马的劳动所得,是辛苦费,不收不行。我灵机一动,随手从口袋里掏出50元,在电梯快关门时,塞到她的口袋里,我快速离开,电梯关上了门。

儿媳在病房收拾整理,小马走后才出来,出来就和我说说小马修脚认真细致,妈妈非常满意,当小马开始走到床前和结束离开时,妈妈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。



“酸枣”人生

文/郭之雨

出小区门口,脸向着太阳走,听到一句吆喝“酸铃枣儿——”像听到童年小姑娘的名字,亲切,带着温温的深情,阳春三月的嫩草一样,从心里往外拱。

确实是熟悉的酸铃枣儿。满满一三轮,椭圆形,红的,青的,白里透红的,青里泛白的,半青半红的,花花绿绿,色泽丰富,在眼前烘托出一个斑斓世界,心情也如同生长的向日葵一般灿烂了。

我们把酸铃枣儿叫酸枣儿。酸枣儿是故乡村庄的特产,生性泼辣,耐贫瘠,耐干旱,耐严寒,田间地头,屋角庭院,盐碱荒地,甚至墙缝,瓦砾,到处有它傲骨的身影,但得不到重视。小姑娘家院里那棵就例外了,小姑娘她娘,我叫她大奶,大奶有两宝,酸枣儿树和小姑姑。在她心里,分枝如伞的酸枣儿树,仅次于青春靓丽的小姑姑。

这棵酸枣儿树倚着斑驳的泥坯墙头,老成持重,龄久历深,高耸过正屋房檐,它的四季变化,在大奶的生活里一清二楚着。

各种花草争先吐绿抽芽,酸枣儿树却是长得格外小心,静悄悄的,到枝叶盈翠,香气如桂时,枣花,鹅黄色,小巧,精致,一窝蜂似的拥挤,聚

集,密密匝匝挤满分枝,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。风从外面的田野吹来,款款吻着枣儿树一身的馨香碧翠,吻着吻着,翠绿的叶下,羞答答坐了青果。

小姑娘站在树下,抬脸望着枣树枝,清眸,顾盼生辉。大奶看着小姑娘的样子,挪揄地说:“枣儿不熟,卖不了,嫁妆的钱就攒不够,急也没用!”小姑娘怼她一句:“谁急了?”脸上飞来的红晕分明生动起来。

风吹拂着,雨露沐着,阳光照着,枣儿泛白了,吃起来有甜意了。大奶阴森着老脸,静坐在门口,小姑也不闲,坐在酸枣儿树下,不停地学做出嫁以后该做的针线活,捻线,纳鞋底,缝衣服,剪鞋样……其实呢,是在防御那些眼巴巴的馋枣儿人呢。

枣儿,并不稀罕,多得像田野里的土疙瘩。但大奶家这棵酸枣儿树特殊。是大奶的婆婆从娘家移植过来的。看似普通,果实迥异于其他酸枣儿,个大而且是圆的,状若苹果,倘若龙眼,有梨的清甜,苹果的酸爽,枣儿的脆嫩,晾干,深紫色,细纹核小。因为这,足够让人垂涎欲滴了。

秋天之后,枣儿就红了,像是小姑娘腮边的霞晕,喜洋洋的,羞答答的,鲜红红的,枣儿杆子响处,一场枣

雨,遍地玛瑙。成色好的,小姑娘拉到集市去卖,小的,裂口的,虫眼的,歪瘪的,随便谁来吃。但树梢上是不打的,红艳艳地高挂着,供鸟啄食。看似大奶冷若冰霜,她不苟言笑的表象下,藏着的那颗心可善良呢!

秋风一吹再吹,枣树叶瑟瑟飘落,灰色的树干裸露,几个酸枣儿,跟小姑娘的嫁衣一样红,被风撕扯着不肯辞枝。

酸枣儿树光秃秃的了,离小姑娘出嫁的日子也近了,窗台儿前的老柿树,却依然吊着几颗小灯笼似的柿子,红通通的,一只喜鹊叼了柿子,美得直叫。大奶看着喜鹊,看看穿戴一新的小姑娘,又流出一脸喜泪。大奶说卖酸枣儿攒嫁妆,那是违心的说法,无非就舍不得小姑娘走,想她在家多陪几年。

酸酸甜甜,才是人生。很庆幸那么一段和酸枣儿树亲密接触的时光,带给我永远的美妙。后来,我考上大学,留在城里,大奶和小姑姑和那棵酸枣儿树的消息,就知道的很少了。

故乡的枣儿最是酸甜时,乡愁也是甜蜜的。谢谢卖枣儿的故乡人,让我重新回味起酸枣儿的酸,甜,野,真,美,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忘却。